

寻找黑色

给我一片黑色，给我一片沉默。

在人的第二天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夜色浸长，黑风走过，走过窗外，看到窗内拉上的帘子，有左边的一角没有遮紧，像是一本小说折起的某页，这一角催着风掀起它，细细地，如同她我的日记一样地，窥探屋里。

但是黑风进不了窗户，它能透得过黑色之外的光，却透不过黑色的风。

这是三月末的风，倒春寒，阴雨暖风，还有把地上和湖里的水汽蒸起，逼迫着行人绕开散发着幽幽生气的水面的太阳，让人忘记了三月末的风该是什么样子的。它裹挟了应该存在的春；裹挟了在凹下的路边，没有干涸的水洼；裹挟了踌躇满志地成长，然后被谈论着工学和房价的青年踩踏的野草野花的，折断的躯干中，绿色的嚎哭；裹挟了樟木浆果被轮胎碾碎的，我没有细闻过的气味；裹挟了梧桐树抢在生出新叶之前，生出的少许伞絮；裹挟了园区门口被拦腰切断的高树的年轮；裹挟了从前一天的傍晚就开始，只到今天的早上才会消失的，路灯的光。

它还带着在凌晨带上门出去的我们，心里的歌；没有来得及放开的花的花香；偌大校园的某个角落新铺沥青的焦味和热气，赶集施工的工人人们的，廉价香烟的颗粒、因为寒冷而不能充分张扬的汗嗅、飞扬在漆黑的天和无情得发白的路灯间的闲言碎语，和其中的诗。

但这天并不是真的漆黑，要验证这一点，只需要选一个夜晚，长久地盯着天空。眼睛会很快地适应环境，很快就能看到星星在天帷上呼吸，想要看到什么颜色，夜空就是什么颜色，想看到红色，就有一个人，像是舞台上负责掀开幕布的人一样，拉开整个的星空，把漫天的红色绣到我的眼底。

夜里的天空，是除了黑色以外的所有颜色，但是除了夜里，要到哪里去找黑色？

我的眼睛，就算是黑夜所赋予的，也不是黑色的，我希望它是，但是让它在镜中盯住自己，它就发出红色，发出褐色，露出不屈的神色。闭上它，我也看得见，黑色以外的任何东西，有的色彩透过眼睑照射到眼中，有些不知休息的视神经，就算被切断的来源，也在孜孜不倦地编造出噪声，刺激它的源泉。

我寻找黑色，就像寻找沉默，拉住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块土石，对他们说，你是黑色，你是沉默。他们就摇摆着，搅动墨色的表面，露出彩色的涡旋，然后翻腾着，昂扬的蒸汽侵入我的脸，透过我的皮肤，从毛孔中扎进我的血肉，在它的内侧用刀斧刻下自己不是黑色的事实。

打开台灯照亮我的桌子，台灯座下的缝，书本下的缝，桌子侧面的倾角，斜靠的笔，水杯把手的下侧，杯中茶垢的底下，灯光始照时哪里都是黑色，但是一旦认为它是黑色，他就开始挣扎，告诉你，他们不是，他们甚至不比我的眼睛少一些非黑色的成分。

看着什么，什么就开始骚动，它窃窃私语，终于开始忿忿不平，然后咬牙切齿，继而嚎啕大哭，它的哭声不是它的悲伤，是我的无知，我的傲慢的无知，我的无知的罪，罪的刑，刑的血，从我的眼底渗出，模糊我的视线，流过我的面颊，划出可能并不对称的痕迹，滴答在我的领口上，我的衣服上，我的鞋子上，地上，我用手抹，它就又出现在我的手背和手心上，我的袖口上。我手上的血不是黑色的，我洗掉了它，袖口上的血没法洗掉，它一开始不是黑色的，很久以后，铁锈深了它的色彩，它还不是黑色的。

我看着夜色，夜色不是黑色，我的眼睛流血；我看着春色，春色也不是黑色，我的眼睛流血；我看着黑风，黑风也不是黑色，我的眼睛流血。眼睛里的血流干以后，我还是不能把任何东西看成黑色，它们燃烧起来，喷出浓烟，浓烟进入我干涸的眼窝，逼着它吐出血液以外的东西，那烟也不是黑色。

后来，我去了没有光的地方，没有光的地方就应该只有黑色，但是无光也不是我要找的

黑色，不是看得见的黑色，在没有光的地方我也是黑色，但是我不是黑色，我没有静默，那么在这里的黑色就不会是黑色。

每一个我不认为是黑色的地方，黑色充盈。

我开始盯着天空时，黑色就在我的脚踝；我的眼睛适应天色的阴沉时，黑色用钉子钉入我的膝盖；我看着第一颗呼吸的星星时，黑色摸上我的胸口，听着我的脉搏，把星星的呼吸调节到和我的一致；我看着第二颗呼吸的星星时，黑色抓住我的手腕；我忿忿地看出夜色的蔚蓝时，黑色在我的肢体上解析立体几何，把我折叠到黑色的里面去。

不要看着我，我也不是黑色。

我是黑色的里侧，诡辩充盈的法则，土地的引力扯散我的形体，铺开我的骨肉，把我的指纹展开，拉紧，然后贴在黑色的墙壁上，把我身体里的水在骨肉的铺面上再铺一层，润滑以后，黑色里侧的里侧就能在这个液面上光滑地来去。

我是溺死于水的鱼，狂犬的污垢浸染我的躯体，我被包围我的水体追杀，刀从左边横戳过来，一把刀，很多把刀，我本能地蜷曲身体，把左侧的肚子弯向内侧，如果那些刀子只是试探的话，它们就应该正好停止住，但是这一蜷曲使得我右侧的肚子直挺挺地迎向右边的刀子，右边的刀子和左边的一样多，我没有感到刀子真的刺进身体里的感觉，因为那是很多把刀，很多很多把刀，就像我曾经看着水面，看着我的天空被雨水侵入，雨水来自比天空还要高很多的天空，刀子刺进我的右腹就像雨点刺进我的天空中。在这片天空下我不能活着，在这片天空以上，更上一片天空以下的天地间我也不能活着。刀刺破我的鳞和脂肪，又从我的体内刺出来，像是织布机上的飞梭，无间地穿梭在我的皮肉上，我被绣在黑色的墙上，我白色的鳞片被完整地绣下来，我白色的眼睛，它也不是真正的白色，它有一些剔透，有一些干涩，也被绣在黑壁上。

三月末的黑风，裹挟了我黑色的送殡车队，无声的哀乐响彻云霄，也没有吵醒一个人。我就只能再从墙上下来，回走针线编成我的手脚，走出黑色的棺槨，用手指刨开土地。我的手指并没有被用来刨开土地过，春泥嵌入我的指甲里，还有手指上细密的纹路，我第一次发现手指上的纹路这么细密。

我挖出了春树开在地底的，深深埋着的鲜花，各色的，没有黑色的。它们凋零的时候，一个春天的夜晚也快要结束，白昼开始血荐玄色的帷幕，它将更长久地占据天空时，我就平摊在黑色里。